

热历史

一雷惊蛰始 春醒万物生

□徐新

立春过后，气温逐渐回升，春天加紧了前行的步伐，快步越过了雨水节气，转眼间到了惊蛰。

惊蛰，古代也称“启蛰”，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，标志着仲春时节的开始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载：“二月节万物出乎震，震为雷，故曰惊蛰，是蛰虫惊而出走矣。”意思是说惊蛰时节春雷乍动，惊醒了蛰伏于土壤里冬眠的昆虫，昭示着我国的大部分地区进入春耕季节。

古人根据自然界生物的变化将惊蛰形象地分为“三候”：一候“桃始华”；二候“仓庚鸣”；三候“鹰化为鸠”。一候“桃始华”是指桃花是月始开，山野尽是桃花红、李花白、菜花黄；二候“仓庚鸣”就是黄鹂鸣，“仓庚”之名源自鸟感春阳清新之气而初出，处处可见莺儿啼、燕儿舞、蝶儿忙；三候“鹰化为鸠”是指鹰去鸠来，鹰指鸢鸟，鸠指布谷鸟，因感春时气候而变化。

在古人看来，惊蛰是一个关键性的气象日，因此在古诗词中，对惊蛰这一节气描写甚多，说明古人对惊蛰的重视程度。魏晋诗人陶渊明有诗曰：“促春遘时雨，始雷发东隅，众蛰各潜骇，草木纵横舒。”生动地描写了春回大地、大自然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。宋代诗人张元干的描述更为形象：“老去何堪节物催，放灯中夜忽奔雷。一声大震龙蛇起，蚯蚓虾蟆也出来。”惊蛰的一声惊雷，让蛰伏了一冬的虫儿们从严寒桎梏中苏醒过来，争先恐后地挤进春天。同为宋代诗人的陆游在《春晴泛舟》中写道：“雷动风行惊蛰户，天开地辟转鸿钧。”抒发了在惊蛰时听到滚



滚春雷之后那种充满希望的兴奋心情。惊蛰的雷声，让春天真正拉开了帷幕，它是大自然为人类奏响的一曲春歌，漫长而寒冷的冬天这时才彻底退出了大地的舞台。

惊蛰后自然界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，在清澈而又蔚蓝的天空中几朵白云慵懒地飘浮着，阳光开始明媚起来，空气变得清新而不再令人感到寒冷。河边的杨柳也是不甘寂寞，枝条上一粒粒的芽苞，已经悄然萌动。田野里，杏树、桃树枝头的花苞渐渐膨胀起来，颇具呼之欲出的态势；小草们争着破土而出，露出一个个嫩绿色的眉眼；返青的麦苗，青翠欲滴，汇成了绿色的海洋，时不时会泛起一层层碧波。泥土变得松软了，蚂蚁、蚯蚓也在进进出出地忙碌

着。飞回来的鸟儿们在枝头跳来蹦去，叽叽喳喳地唱唱和和，世间万物都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惊蛰在农耕上更是具有重要意义，它的到来意味着漫长的冬季休息已然过去，田间劳作陆续开始。唐代诗人韦应物《观田家》曰：“微雨众卉新，一雷惊蛰始。田家几日闲，耕种从此起。丁壮俱在野，场圃亦就理。”农谚也有云：“过了惊蛰节，春耕不能歇”“九尽杨花开，农活一齐来。”古代人们在这个时节开始忙碌起来，扛着各种农具走向生机盎然的田野，有的在平整冬翻的田地，有的给茁壮成长的蔬菜追肥，辛勤劳作的人们把大地打造成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，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唐代诗人元稹的《惊蛰二月节》惟妙惟肖地展现了惊蛰时分的那幅绝美画卷：“阳气初惊蛰，韶光大地周。桃花开蜀锦，鹰老化春鸠。时候争催迫，萌芽互矩修。人间务生事，耕种满田畴。”惊蛰到来，春光普照大地。桃花盛开如蜀锦般美艳，翱翔在天空的老鹰已悄然远去，停歇在树枝上的布谷鸟等鸟儿在欢快地歌唱着。春光虽好，但是时光短暂，嫩芽争先恐后地冒出来。人们在农田里开始了忙忙碌碌的春耕春播，如此美丽动人的画卷带给人们的是收获的希望。

“一声轻雷惊蛰后，细筛微雨落梅天。”惊蛰奏响春天的前奏曲，打响了人生奋发向上的发令枪，人们又将开始新一轮的播种与憧憬。无论打雷与否，惊蛰都是一个播种希望的好日子。

（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）



文史拾零

一字之差

惊蛰

灵动千年

□郑学富

惊蛰时节，春意萌动，雷声始鸣，蛰虫惊起，万物迸发。这一“惊”字用得恰到好处。而这却是“为尊者讳”的“歪打正着”，一字之差让惊蛰千载生动惊艳。

在汉景帝以前的文献中，出现的有关惊蛰词语都是“启蛰”。启即开也，有唤醒的意思，如成语启聩振聋，比喻用语言文字唤醒糊涂麻木的人；蛰即藏也，动物冬眠，藏起来不吃不动；启蛰即唤醒虫类冬眠状态。成语“阳和启蛰”，意为春天来了，过冬的虫豸苏醒开始活动了。《周礼》卷四十《挥人》篇上说：“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。”《左传·桓公五年》：“凡祀，启蛰而郊。”意思是说，凡是祭祀，启蛰时举行郊祭，郊天之礼是周代最为隆重的祭典，祭祀天地日月的活动，皇帝亲自参加。成书于战国时期，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传统农事历书《夏小正》曰：“正月启蛰，言始发蛰也。”动物经冬日蛰伏，至春又复出活动，故称“启蛰”。那时候的启蛰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气，标志着初春的开始。

在古代封建社会，为了维护等级

制度的尊严，在说话或写文章时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都不直接说出或写出，以表示尊重。《公羊传·闵公元年》说：“春秋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。”汉文帝后元七年（公元前157年）六月，汉文帝刘恒崩于未央宫，太子刘启继承帝位，是为汉景帝，也是西汉的第六位皇帝，因其名为“启”，为了避讳而将“启蛰”改为“惊蛰”。南宋官员、经史学者王应麟在《困学纪闻》说：“改启为惊，盖避景帝讳。”同时，把孟春正月的“惊蛰”与仲春二月节的“雨水”的顺序予以置换，“谷雨”与“清明”的顺次也被置换。汉景帝之前为“立春—启蛰—雨水—春分—谷雨—清明”，汉景帝后为“立春—雨水—惊蛰—春分—清明—谷雨”。

进入隋唐时期，“启”字的避讳已无必要，“启蛰”的名称又重新被使用。如唐人柳宗元《非国语·不藉》：“启蛰也得其耕，时雨也得其种。”张说《扈从温泉宫献诗》：“温泉启蛰气氛氲，渭浦归鸿日数群。”即使到了宋代以后，有些诗文仍用“启蛰”，如欧阳修《感二子》：“百虫坏户不启蛰，万木逢春不发萌。”明代王嗣经《秋吟八章》：“念启蛰兮昨日，炎易凉兮电疾。”但是作为节气专业用语，由于长

期用语习惯，唐代的《大衍历》继续使用了“惊蛰”一词，并沿用至今。

尽管是因“为尊者讳”而改名称，但是一个“惊”字要比“启”字生动得多，为大自然增添了灵性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惊（驚），马骇也。”《玉篇》：“惊，骇也。”骡马等因为害怕而狂奔起来不受控制，如马惊车败。引申人精神受了突然刺激而紧张不安，有慌乱、恐惧的意思，如惊慌失措，惊世骇俗，惊恐万状，惊魂未定等。“惊”还有惊动、惊扰、震动之意，《周易·震卦》：“震惊百里。”《诗经·大雅》：“震惊徐方。”王维《鸟鸣涧》有“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”的诗句。因此用“惊”字替代“启”，内涵更加丰富，使人联想到惊蛰一到，沉闷一冬的天空春雷滚滚，沉睡在地下的百虫惊遽而起，纷纷钻出地面，探个究竟。一看外面已是春暖花开，阳光明媚，又有惊喜的感觉。晋代诗人陶渊明有诗曰：“促春遘时雨，始雷发东隅，众蛰各潜骇，草木纵横舒。”长卿在《惊蛰》一诗中云：“陌上杨柳方竞春，塘中鲫鲋早成荫。忽闻天公霹雳声，禽兽虫豸倒乾坤。”惊蛰犹如平地一声雷，冬眠的虫豸爬出洞穴，横冲直撞，四处觅食。

（《劳动时报》）

谈古论今

古人炼丹“副产品”



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吗？火药就是。当初中国古人着了魔似的，一窝蜂去炼丹，期望炼到长生不老药。结果没想到，丹药没炼成，倒发明出让战争升级的火药。

火药，就是“着火的药”，为什么叫作“药”呢？

我国发明的火药，是硝石、硫磺、木炭3种粉末的混合物。一起燃烧的时候，就会产生氧化还原反应，最后爆炸。

硝石和硫磺是什么？那可是我国古代常用的药物和炼丹物品。既然都是药，火药被称之为“药”也就很容易理解了。古人用硝石、硫磺来治病，而炼丹术士们把它们混合起来，炼制仙丹。一次次试验之后，火药就在炼丹炉中诞生了。从魏晋南北朝，一直到隋唐，炼丹家们乐此不疲地试验着，服用丹药而一命呜呼的事情不时发生，无奈长生不老的诱惑力太大了，所以一直都没有停止。

在炼丹的时候，硝石、硫磺、木炭3种成分混合在一起，很容易就着火燃烧，人们还知道有爆炸的危险，不过谁也没想到怎么利用这种特点。

火药用在军事上，到了晚唐才开始的。唐哀帝天祐初年，就有“发机飞火”的说法，指的就是发射火炮。到了五代，火球、火蒺藜等火器也出现了。到宋代，火药和火器就用得很多了。

直到1225年~1228年间，火药才传入阿拉伯国家。欧洲人在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中，接触了火药武器，学会了制造火药。

因为想长生不老，古人于是热衷炼丹。但是谁也没想到，炼丹居然炼出了火药，成了战争杀戮的帮手，真是想不到。

（《玉林晚报》）

史海钩沉

古代“听风者”



▲伏听俑

□马新玲

1959年以来，新疆考古人员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中发现数百件古代泥塑作品，时代从晋代延续至唐朝。阿斯塔那墓葬中一尊趴在地上的泥塑男俑造型十分独特。该俑身长69厘米，宽61厘米，从穿着上看是一个文官伏听俑，泥塑，手工控制，线条简洁，形象生动。俑头戴前低后高的黑色圆形冠，身着圆领窄袖长袍，双腿向上弯曲，双手半举，平扑于地。圆脸，大耳，鼻梁挺直，嘴唇紧闭，头微微抬起，侧首向右前方注视，右耳几乎着地，似在侧耳聆听着什么，其面部表情也十分生动。有人称其为古代的“听风者”。

这种俯身趴在地上（或跪在地上）侧首倾听的墓俑，有多种称谓：跪拜俑、伏拜俑、匍匐俑、卧伏俑等。北方时有此俑出土，质为红陶；南方也有发现，多系素瓷。在中原地区墓葬中，也有类似的俑出土，如1975年江苏省南丰县出土了宋代政和八年的一尊瓷俑，其底座上书有“伏听”题字，所以这种俑叫“伏听俑”，1984年，再次出土一尊伏听俑，高8.3厘米，长21.5厘米，瓷质，头戴幞头，身穿圆领宽袖长袍，双腿跪伏，双臂平扑，头稍稍抬起，侧耳聆听。

有人说，古人相信人死后灵魂还在，在另一个世界仍然享受生前的礼遇，包括下级对上级、卑者对尊者的顶礼膜拜，大臣拜君王，小吏拜大夫，奴仆拜主人，这是社会等级观念在葬仪中的反映。

宋朝《大汉原陵秘藏经》中说：“大凡葬后墓内不立盟器神，亡灵不安，天曹不管，恍惚不定，生人不吉，大殃咎也。”所以，古人制作了许多代表天曹神仙和“盟器神”随葬，诸如日月星辰四方神、十二辰神、东王公、西王母、张坚固、李定度、仰观俑、伏听俑等，用以驱妖逐魔，镇墓辟邪。伏听俑全神贯注地匍匐在地，是专职倾听“地府”有否动静的神煞俑。它忠心耿耿，长期陪伴并守卫墓主人的亡魂千秋安宁、永无殃咎。

（《新疆日报》）